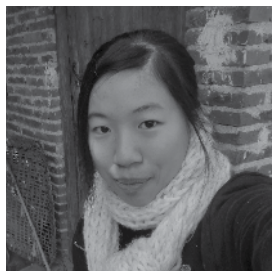


文化及藝術評論組

優異

嚮往自然 解讀借東西的平凡人生 / 蔣美賢



現就讀澳門大學中文系二年級。自小不擅於說話，無能傾訴的情緒，常成為不被理解的脾氣，似是無理取鬧。直到接觸了書寫。從年幼時的日記本，帶鎖的那種，剛開始時，寥寥幾筆就佔據整頁，大大個寫著只有最簡單的一些字或詞，「開心」、「不开心」、「哭」、「生氣」，後來詞彙量逐漸增加，才有零星的一、兩句，不成章的句子積累多了，試著拼湊出完整的一篇。自此，每次寫完，或即時、或過後，習慣要讀它一遍，偶爾也會把以往日記拿出來翻翻，是回味、也是反思，已不再是單純的發洩，而是自我對話。內心，也隨著字體的縮小而變得細膩。從日記到信件再到文章，心聲就在字裡行間穿梭，眼見越來越多身邊的人，因為讀懂了我的文章，從而讀懂了我。自己也希望能夠讀懂他人的時候，寫作，已經成為我的一種說話方式。而對於寫作的想法，也是說話的意願，但求得到傾聽。

宮崎駿，再熟悉不過的人物，日本知名的動畫大師。與西方的華特迪士尼、夢工場，形成各自的系列，同為當代動畫界的鰲頭。而宮崎駿更是一支獨秀成為東方動畫創作的砥柱。他的傳奇成就，被華特迪士尼喻為「動畫界的黑澤明」，其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更是無庸置疑。

與眾多同輩一樣，初次接觸宮崎駿系列，是一部《天空之城》。再追前逐後，從經典作《龍貓》、《魔女宅急便》、《幽靈公主》、《千與千尋》

等等直到兩年多前上映的《崖上的波兒》，幾乎整個系列看遍以後，也就成為標準的「宮崎駿迷」。

批判現實的銳利，前瞻性的敏銳觸覺，啟迪眾智的遠大使命感都是宮崎駿動畫特有的味道。但其實，即使撇開這些不論，動畫依然有其魅力，那是作品自然的美感。看宮崎駿的動畫，本身就是一種美的享受。除了故事題材的唯美，人物性格的真善之美，如此一類達到人文精神層面的美觀，此外，有一種來得更直接，直接就能牽動情感，那是隨鏡頭伸縮，或掃動，然後定格在一片綠野，茂林，天空、大海，賞心悅目的畫面，附風聲鳥鳴，流水淙淙，最動聽的配樂。可謂極盡感官之美而讓人心生愉悅。再來就是，這些似不經意的插圖，實在是扣緊情節發展適時而至，營造氛圍來配合人物的心情處境。仿佛景色也納入到劇本內，成為角色之一。而其中「戲份」最重者，莫過於森林了。幾乎就不曾缺場他的每部作品。那濃濃的情意結，近乎是一個深刻的信仰：森林，是人類的起始和依歸。而這樣的一種信念，並不是宮崎駿獨創的意念，而是早植根於日本人內心深處，對於森林的崇拜。日本的學者梅原猛在《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原點》指出：

「日本人心靈深處的森林信仰是日本宗教思想中核心的信仰，是日本精神思想結構的支柱。當今日本國土的87%仍為森林所覆蓋，其中的54%是天然森林。也就是說，日本全部森林的1/3是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的原始森林。

實際上一直到彌生時代，日本列島幾乎全被森林覆蓋著。不僅山上，就是平地上也全部覆蓋著森林。日本到彌生時代以後才開始砍伐森林，而把那裡改造為田地。

但是，有些地方的森林是不能砍伐的，那就是神社裡的森林。神聖的地方不能沒有森林。」

可見，森林在日本文化中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民族的情意結。就如中國人對於土地，總有著一份難以言表的依歸精神。而有人能將這情懷抒於紙筆，如此細膩動人，他是中國的文學大師，路遙。

路遙，出生於陝北，是地道的農民兒子。家境的赤貧，使他從小活在飢餓的苦難之下，他明白糧食對於生命的重要，用以出產糧食，土地的重要。陝北極度缺乏雨水，土地多為貧瘠，收成得來不易，無論土地還是農民，都在惡劣的境況盡全力活著，一代又一代就這樣延續下來。路遙後來成了有實力走向城市文明的出色作家，卻始終鍾情於家鄉的那片土地，他一再踏上紅地毯，被鮮花榮譽簇擁，攀登一個接一個成就高峰後，仍保持著一份謙卑。他始終以農民的兒子自居，並以此為傲。他以為，自己不過陝北土地一個平凡而深情的代言人而已。且看他在《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的剖白：

「當得到一種社會榮譽時，自己內心總是很慚愧的。在這樣的時候，我眼前浮現的是祖國西部黃土高原那些樸素的山巒與河流，開墾和未被開墾的土地，土地上彎腰躬背的父老兄弟——正是那貧瘠而充滿營養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滿智慧的人民養育了我。沒有他們，也就沒有我，更沒有我的作品。他們是最偉大的人，給他們戴上任何榮譽的桂冠都不過份。但是，他們要求的從來都不是這些，而是默默無聞地，永恆的勞動和創造。

寫小說，這也是一種勞動，並不比農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貴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勞動者的赤誠而質樸的品質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勞動者一併去熱烈地擁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湧動起生命的血液，否則就可能製造出一些蠟像，儘管很漂亮，也終歸是死的。」

如楊勇先生所言般，「對黃土、對農民，他灌注的濃烈的情感和深沉的同情，構成他創作的一個顯著特色。這種濃烈的情感色調貫穿在他的幾乎全部創作活動之中，是沸騰在他作品中的血液。」有這樣的一方水土，才得以育成一個使人無比親切而又肅然起敬的人物，路遙。他身上的毅力與曠達的人生觀，敢情不就是陝北土地對於生命的堅韌和真誠嗎？

就以上，來個初結。何以會想到把陝北鄉土文學作家路遙，與日本動畫創作人宮崎駿，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同文而論。首先，無庸置疑，兩位都是大師，各自在所屬的創作領域上獲得卓越成就，出產都是極具美感的高水準之作。而相比畫面、音樂可以直接刺激感官的元素，

只以白紙黑字就達到同等甚至更深刻效果的路遙似乎更勝一籌。如果說宮崎駿的創作意念——根於對日本森林思想的崇信，那陝北的土地無疑就是給予路遙最大力量寫作的源泉。森林或土地，動畫或小說，他們似乎都是受到一種感召，而獻盡己力來為其頌讚，並成為貫穿他們不同題材作品的主線，亮麗的風景線。可見兩位對於環境人生的觀照體悟，其實都感發於同一個主題，一個永恆的話題，能具有跨越時空的界限，觸動處在不同地域文化者如此宏大的一份感染力。想必是與大家深切相關，誰都不能夠割捨的命題。

進一步說，個人感受：讀路遙的小說，似乎比看宮崎駿的動畫，更能受到美的觸動。以為，藝術是相通的。作品都是由兩個最關鍵的要素構成，謂「表現甚麼」與「怎麼表現」。關於前者，兩人既是分享著同一主題，那麼，差異只在於表現的方式了。捕捉美感，難道說畫面會比文字遜色？然而，藝術上的審美，講求是一份感染力。作為現實寫照，有血有肉的人，當然較那憑空想像而來，虛實參半的精靈、仙子、魔怪更能使人動容吧。真正遜色，在於或缺一份平凡味，使人難以有切身體會的共鳴。但不能否認，動畫對眼球的吸引力，比文字大得多，以及受眾層面也更廣，其中就有重要的兒童。故常有想：倘若路遙筆下的故事，能鋪開在宮崎駿的鏡頭下，那就盡美了。事實上，宮崎駿似也有意識到這個瑕疵，在他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果然就出現了如此一部作品，那是宮崎駿系列最新的出品，《借東西的小人——亞莉緹》。

一戶人家的庭園裡，住著一對夫妻和他們的女兒，亞莉緹。他們是小人族，身高只有十厘米。人類是他們畏懼的龐然大物。

「不被人類發現，是我們的生存法則。一旦被看見了，就要搬家。而生活的維持，須靠向人類『借東西』，不被看見的前提下，在人類家裡『借』走一些必需品，祖父那代開始就這樣——」

亞莉緹在向另一主角，翔——在那戶人家裡休養，準備動手術的人類孩子——介紹自己時如是說。

出於保護的意願，做出來一系列舉動在把小人一家推向風口浪尖以後，翔如願以償得見前來道別的亞莉緹。二人四目交接，翔對美麗的亞莉緹發出由衷讚賞。卻又旋即嘆息：

「可惜，你們是即將滅絕的種族。就像以往很多物種一樣。你知道人類有多少嗎？六十七億！而你們，會越來越少，很快就剩下你了吧。是殘酷，卻是你們的命運啊」

亞莉緹立即控訴回去：「甚麼命運！我們一直很努力活著，爸爸說無論如何如何都要努力求存！」

是的，借東西一族不會滅絕。故事裡不會，現實中更沒可能。

借東西一族，支系繁多，族系之龐大可謂無所不包。能動的地上走、天上飛、水中游，不能動的：一花一草一木，都囊括在內。大家「借」來了日月星辰、空氣、陸地海洋，構築成共同的居留地，說白了，都是寄居者。宿主，是懷抱以上一切的自然。約定俗成而來最高的「家規」，就是借東西。想想看，所謂的生物鏈、生態系統不就是這回事嗎？所以借東西，乃是自然的法則。當居者們都循行著相依相存、互惠互利，一切也就相安無事，和諧也。何以現在生態失衡，末日的預警響徹世界，整個地球似是陷入水深火熱？那是法則遭到破壞了。

至於世界末日一詞，向來有感並不妥當。須知，魚無水則非魚，而水無魚仍舊是水。只有不守家規者才會被逐出家門，誰也？遺憾的，這是人類。是以不必威嚇整個世界，不要高估可以與世界同歸於盡，卻要設法自救。一個難住全人類的課題，生存下去的問題。甚至有科學家忽發奇想要發現另一個居留地。在我看來那是不可行。如上所說，人屬借東西族，賴以生存的方式是借東西。那是專屬於自然的法則，離開了族群，離開了自然，人根本不可能生活下去。

是以路遙，如此靠近親愛土地，以土地為榜樣。須借助外在的不可預知的力量來實踐生命，想來不就是土地的寫照。藉著自然最原始的三物：陽光、水和空氣而生存下來。再孕育出來更多的生命去豐富自然；土

地確具備借東西的特質，或是說，能實踐出借東西之道。還有生於斯、長於斯，被稱作土地之子的農民。那是早在祖父、祖父的祖父，在伏羲帶領族群刀耕火種以來，一直就這樣「借」土地的產出生存下來。他們樸實、敦厚、永遠懷抱生命的希望。那都是土地的品性。並已化在水土之上，受其滋育的軀體都該要被注入這種高尚精神。人不可能脫離土地，或直接、或間接，在受著土地的哺育，是不爭的事實。震撼文壇的《平凡的世界》與《人生》寫的，也就是這個事實。

至於《借東西的小人》，這一次，再沒有住在森林裡的精靈，受詛咒困於城堡的公主，懂得魔法術的魔女，乃至救世的英雄。只有一家三口，就是再普通不過的那種家庭的樣子。在平凡的世界經營著自己的人生。整個故事下來近幾沒有高潮，結局就定格在小人一家乘著他們的「船」（茶壺），駛向前方。並未交代他們往後的生活，何去何從？也沒提及翔的手術會否成功，更沒有給捕捉他們的阿春任何的懲罰。完全脫離一貫大家所嚮往，童話故事到最後公主王子幸福快樂生活在一起，惡毒的皇后則不得善終的大團圓結局。明顯有意強調，這不是童話。讓故事歸真，是宮崎駿創作的一大超越。或許他也意識到，人類文明的進程，科技的急速發展，隨之而來一樣急切，各樣關係人類存亡的難題。使得二十一世紀，已是個童話與現實界限模糊的時代。能明確辨別，只有存在與否的事實。曾經是祖輩的夢境，神祕的太空，不已現身在一張張的衛星圖片，成為看得見的真實。反之，他們所堅信人壽終以後必長眠於黃土的事實、認定了的真理。然而，在接二連三因地震被壓著在瓦礫中，或為海嘯吞噬，屍骨無存的無數亡魂，以及直接或間接目睹慘況的人群，還會相信這是絕對事實的嗎？捨棄童話式的美好，並不是說在作者看來，這世界已醜惡得連讓人想像而來嚮往的空間都沒有。而是希望把這份嚮往，上升到一個實在的層次，能立足於現實。

不願意受眾著眼於羨慕或批判虛幻的故事，而實在地給出一個參照、啟發，引導人在現實中該要追求的方向。至此看到了，一前一後，兩位在合力開鑿經營文學、經營生命的重要平台，就是平凡。至於那份前文

所述，感召二人的力量，是一顆嚮往平凡的心。只有紮根於現實的快樂，才能使人產生真正的嚮往。

《人生》、《平凡的世界》還是《借東西的小人》，均沒有驚心動魄的主題。有的只是作者誠摯娓娓道來，在世界不起眼的角落，不起眼的一群，發生他們身上的生存故事，說著說著，戛然而止，留白的結局，給人以作品未完成的感覺。三部皆是。而妙趣在於，這三個故事，若依序串連起來，又似是不經意作成，完整的另一部新故事。一顆嚮往自然的平凡心，能使人在世界中安然自處。這是故事的主題，讀懂它，也就讀懂了那個人類存亡的重要課題。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歷來被稱作是黃土地上先後兩幅「巨大的時代畫面」。《人生》的主角高加林，是個出生農村而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畢業以後，在一所民辦學校當老師。後來為權勢所迫，被學校辭退，抱著滿腔的怒火和懷才不遇的失意，不甘留在農村。一輩子當貧農民的他，無時無刻在苦等再到城市闖盪的機會。終於，在叔叔的幫助下，加林當上了縣的記者，再次激起他對人生的熱誠。刻苦勤勞、認真負責，敢作敢為的工作態度，每次高質量的工作成果，使高加林得到上司的青睞、廣大市民的好評。本來已可安身立命於此，但心高氣傲的加林，並不滿足現狀，躊躇滿志的打算再下一城，更進一步的遠離農村，要到省城去。為此，他不惜放棄一段得來不易的戀情，離開他所愛、也深愛著他的戀人，劉巧珍。轉而追求能在事業上扶他一把的黃亞萍。他一步步攀登，一張他以生命、愛情結成的理想之網。然而，卻不敵現實的搖晃，他又再一次被搖落。他被逐回了農村，回到孕育他的黃土地。再遇上了村裡的一位老人。

「他望著親愛的德順爺爺那張老皺臉，一雙失去光彩的眼睛裡重新飄蕩起了兩點火星。德順爺爺用綴補釘的袖口揩了一下臉上的汗水，說：『聽說你今上午要回來，我就專門在這裡等你，想給你說幾句話。你的心可千萬不能倒了！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這山鄉圪了。』他用枯瘦的手指頭把四周圍的大地山川指了一圈，說：『就是這山，這水，這土地，一代一代養活了我們。沒有

這土地，世界上就甚麼也不會有！是的，不會有！只要咱們愛勞動，一切都還會好起來的。

噢，我倒忘了給你說了！我剛才去明樓家，正碰見巧珍央求明樓，讓他去公社做做工作，讓你再教書哩！巧珍說得鼻子一把淚一把！明樓當下也應承了。不知為甚麼，他兒媳婦巧英也幫巧珍說話哩。你不要擔心，書教成教不成沒甚麼，好好重新開始活你的人吧。啊，巧珍，多好的娃娃！那心就像金子一樣。金子一樣啊。』德順老漢淚水奪眶而出，頓時哽咽得說不下去了。高加林一下子撲倒在德順爺爺的腳下，兩隻手緊緊抓著兩把黃土，沉痛地呻吟著，喊叫了一聲：『我的親人哪。』

書就寫到這裡了，但屬於高加林的人生並未結束。他口中的親人是甚麼？是巧珍？還是他家鄉的黃土地？他後悔的是錯過了巧珍，還是有虧自己曾想方設法離開土地的心機？這決定著他往後截然不同的人生，可謂是兩個高加林，作者讓「他們」一同進入了《平凡的世界》，「他們」，是孫少平。

孫少平也是農家兒子。家貧使他還是孩子的時候，便受盡磨練。吃的，穿的都是最劣等，受餓受凍是常有的事。生活的坎坷沒有把他嚇倒，憑著刻苦堅忍的意志完成了學業，高中畢業的少平，被分配到村裡當老師。當學校因資金不足停辦以後，他毅然離開家園，到外面開拓新生活。從「街頭攬工漢」到煤礦工人，生活受盡了煎熬。他的慰藉，是遇上深愛自己的女孩子，縣委領導的女兒，田曉霞。這一次，他們超脫功利與世俗眼光，成就出一段非凡的愛情。卻始終敵不過，現實這把大剪刀，一下子就使他們從此分離。是位記者的田曉霞，在一次工作中為救人而犧牲了。自己的美好姻緣突然被徹底毀滅，待悲痛過後，孫少平又重新正視苦難，勇敢的面對人生。

他現在認識到，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應該按照普通人的條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份之想。當然，普通並不等於庸俗。他也許一輩子就是個普通人，但他要做一個不平庸的人。在許許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應該表現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來。啊，最為嚴重的時刻也許已經過去了！

現在，他行走在這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不管有多少含義複雜的目光在他臉上掃射，他也坦然如常。不知為甚麼，他甚至感到自己的情緒漸漸亢奮起來。在下午剩下的最後一點時光裡，他還到新華書店買了幾本書。其中他最喜歡的一本書是《一些原材料對人類未來的影響》。

中午時分，他回到了久別的大牙灣煤礦。他在礦部前下了車，抬頭望瞭望高聳的選煤樓、雄傳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裡忍不住湧滿了淚水。溫暖的季風吹過了綠黃相間的山野；藍天上，是太陽永恆的微笑。

他依稀聽見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滿活力的歌在耳邊迴響。這是讚美青春和生命的歌。他上了二級平臺，沿著鐵路線急速地向東走去。他遠遠地看見，頭上包著紅紗巾的惠英，胸前飄著紅領巾的明明，以及脖項裡響著銅鈴鐺的小狗，正向他飛奔而來。

徹悟人生以後，他昂首闊步踏進了，宮崎駿鏡頭裡的平凡世界。他，是亞莉緹。

「我為自己牛馬般的勞動得到某種回報而感到人生的溫馨。」

「爸爸，借東西真的很有趣喔！」《借物小人》

十四歲的亞莉緹，看著打扮過後的自己，在鏡前轉了一圈，便滿意的笑著走出房間。今晚，是她期待已久，第一次隨父親去借東西。跟在爸爸的身後，沿著地下水道一步步走來，下面聚滿了他們的勁敵，老鼠。從通風口出來，是大廳。

亞莉緹大吃一驚，感嘆「怎麼那樣寬闊！」微不足道如一粒方糖，一張紙巾，都是他們要借的生活必需品。索好保命的繩子，手腳並用的攀爬、凌空跳躍。借東西，絕對是大力消耗體能的事，且莫道不驚險。在翔的房間，一座他們以為是給洋娃娃的漂亮房子，裡面應有盡有，華麗的傢具，而且剛好合乎他們身材使用。對他們來說，是夢寐以求的國度。好比高加林、孫少平曾經熱衷的省城的樣子。其實，那是翔的外祖父，特意花下鉅款，精心為小人打造的房子。然而，不知情的小人，卻不曾覬覦，甚

至下意識那是絕對不能動用之物，否則就會為人類發現，帶來危險。後來果然因為那座房子，把他們推入了險境。他們不要，更好說，他們知道不是自己借來的東西，不能要。由此，他們少經受了一些高、孫的悲劇遭遇。「幸運」的，每次有驚無險。

冒著心臟病發的可能，翔不顧一切的奔跑著，只為能趕及與亞莉緹道別、更是道歉。若不是他一心要改造小人的家，把他們由地洞搬到壁櫥，又把原來漂亮房子裡的傢具放入，大概小人不會被工人阿春發現，對他們展開捕捉而迫不得已要舉家逃亡。但其實，翔是那戶人家的少爺，亦是那座房子的繼承人，而對亞莉緹有好感、愛意。他大可以把小人留在房子裡，供給他們生活所需，讓他們不用再靠借東西來過日子。但他沒有，沒有留住小人，也沒有向亞莉緹表白，這使觀眾大感困惑。大概，翔有著和田曉霞類似想法：

真正的愛情不應該是利己的，而應該是利他的，是心甘情願地與愛人一起奮鬥並不斷地自我更新的過程；是溶合在一起、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同鬥爭！你有沒有決心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犧牲，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愛情的標準，否則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騙。

亞莉緹也明白，翔一切舉動都是出於要保護她的善意。她收下他送的方糖，接受了他的歉意。之後把自己束著頭髮的夾子脫下，送給了他，一份生存下去的鬥志。散著頭髮的她，其實也是故事開頭，遇到翔以前的樣子，回到船上，乘船而去。

高加林、孫少平還是亞莉緹，在作者筆下不過是平凡人物，不平凡，是他們承受逆境的堅韌，身上那股頑強的意志，無論環境如何惡劣也要把生命延續下去，敢於向命運抗爭的激情，才造就出來他人以為不平凡、撼動人心的故事。然而，同等的震撼、一樣的動人，是小樹苗挺過了寒冬再吐出一片嫩葉來時，或一群螞蟻食力搬運著是自己身體幾倍大的餅乾，甚至蜘蛛網上一隻竭力掙紮的蒼蠅。

世界是平凡的。而就在這個平凡的世界，到底有多少不平凡的生命

故事，悄然發生了，在我們眼前而不為我們所知曉，假如沒有一顆嚮往平凡的心，如何能與平凡的萬物相觀照，和諧共處？常言道：人比其餘生物多出一個腦袋，是萬物之靈。至於多出來的一份靈性，更好說，是人性，有何意義？以為，是多了自由，在人生的追求上能夠有所選擇。但到底是恩賜？是考驗？

「人性最終的自由，在於選擇以何種態度面對任何情況」——維克多·法蘭克

亞莉緹若有所思的坐在船頭，陪伴著她是他們的旅伴，是不久前才認識的一位小人。他靦腆的遞上一顆莓果子，她欣然接過，笑了。是的，他於她才是合適，他倆結合才能延續小人的族群。翔永遠不可能成為她的歸宿，像城市之於高加林，田曉霞之於孫少平。

從有了自己生命以來，我們每個分秒，作出的所有舉動，追求或放棄或施予，都是為了確立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義。有的卻以為，能支配世界的資源越多者，對於世界就越是重要，人生就越具有非凡的意義。是以，總希望得到更多更多，有時甚至為此不惜傷害他人，傷害環境，就是傷害了自己，也不知。也不理會，當中有多少是真心喜歡，有多少其實根本不適合自己，要來了，反是個負累。至於，如何判斷，實在每人心裡，都有把尺子。這是內心的平和 坦然。

「甚麼是人生？人生就是用不休止的奮鬥！只有選定了目標並在奮鬥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沒有虛擲，這樣的生活才是充實的，精神也會永遠年輕！」

「生活包含著更廣闊的意義，而不在於我們實際得到了甚麼；關鍵是我們的心靈是否充實，對於生活理想，應該像宗教徒對待宗教一樣充滿虔誠與熱情！」

不為難 不苛求 不責難，悅納世界上全部人 事 物，無欲無求而來的無怨無悔。誰能有如此宏大的胸懷？那是自然。是偉大，卻也平凡。平凡得我們隨時都能親近。只要放棄再追逐，那以為能主宰自然，創建不平凡世界的權杖。安於當個平凡世界的寄居者。對自然懷抱愛心，其必報

以誠懇與真摯。只有自然，擁有我們人生中最必要 「借」來的東西，一處安居之所。一個無限大的空間，足以安置一切不滿與不安。還自己以平靜平凡，和自然一樣的心境，實在的滿足感 真正的愉悅。因堅信自然會庇護她的寄居者，從而獲得突破自我的勇氣，這，才是人生的意義。

「你被太陽所接受，你被月亮所接受，你被樹木所接受，你被海洋所接受，你被大地所接受，這樣你還要甚麼呢？」

「你被這整個宇宙所接受。你要在它裡面歡欣鼓舞。」——奧修

沒有嚮往自然的人，不嚮往平凡；沒有嚮往平凡的人，不嚮往人生。

蔚藍的天空下，水流緩緩領著船前進，航行在平凡的世界。坐在船頭，是那個歷險人生的旅者，即將要順著自然的軌跡乘風破浪

是的，只要不喪失遠大的使命感，或者說還保持著較為清醒的頭腦，就決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長期停泊在某個溫暖的港灣，應該重新揚起風帆，駛向生活的驚濤駭浪中，以領略其間的無限風光 《早晨從中午開始》

#### 參考資料

路遙著，《人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路遙著，《平凡的世界（第一、二、三部）》，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

馬玉紅 惠源祥，《路遙與陝北情緣論》，江西：井岡山學院學報，2009。

薛燕平著，《世界動畫電影大師》，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

#### 得獎感言

以前不明白，以寫作來過日子，為什麼會被稱為筆耕。成為中文系的學生以後，勉強也算是過上了筆耕的生活。雖然科技時代，鍵盤取替了筆桿，但還是一樣，不時像鋤地般一下下敲打著開墾思路，說耕還真的貼切。去年，有幸「過故人

莊」。眼前的景象，是完全顛覆了對田園的一貫認知。沒有綠樹，更莫談青山。圍困四面竟是塵土飛揚的建築工地。染上灰垢的草木了無生氣。正當我極為質疑這樣的環境怎可能用來耕種的時候，一群人談笑著走向土地，彎下身整理農具，旁看似是給土地鞠躬，便開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工作。不自覺也走到其中，觸手的軟濕，那刻，才突然有所領會，「耕」的意思。那不是一個動作，也不只是一項工作，若說是職業，那應該看成是終身的，生計，是路遙先生筆下「夥粒無收也不會把農具束之高閣」的形象。然而，今年元旦，舊地重遊又是耳目一新，農田的範圍縮了個圈，驟看竟覺有多餘的突兀？曾上面勞作的人，都在新建別墅內悠閒的看電視，時有刺耳的麻將聲。當地人都神采飛揚的訴說著眼前越發有城市味道的新氣象。若有所失的一趟。回來後，偶然看到比賽的章程，嚮往自然的主題，便執起了筆，企力「耕」心牽的方寸土地。

## 評審意見

陳子善教授：

這篇文章頗有創意和新見。文章把內地著名作家路遙與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作品勾聯在一起進行論述，探討兩位作家通過不同的藝術形式分享的共同的作品主題，別具一格。文章著重分析宮崎駿的新作《借東西的小人 亞莉堤》，並將其與路遙的代表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加以比較，強調兩位作家都注重表現平凡人物不平凡的生命故事。文章對宮崎駿動畫作品精神內涵的開掘是頗具啟發的，對路遙作品基本思想的把握也較到位。從這個意義上面，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宮崎駿研究和路遙研究。

林沛理先生：

雖說又是一篇歌功頌德式 (celebratory) 的論述，但至少作者做了足夠的資料搜集和鑽研，所以予人一種對評論對象知之甚詳的印象。

惟寫評論的人不宜過於擁抱社會的主流價值，以免人云亦云，或拾人牙慧。